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
第三十六回 北新關當官納稅 神州城藉友投書

卻說天來主僕挑著一擔香椽，行至草萍。適遇挑夫數人，叫他不可前往。天來息肩而問，幾人一齊答曰：「天色已晚，爾等難到常山。何不將貨換貨，以籌易籌，各歸行日交代。豈不美哉！」當下天來本要過山，哪肯所從，竟載肩而去。原此數人慣盜客人貨物，常開偽籌假貨以煽生面挑夫。是晚，三人同到常山投店。次早，天爵再僱一舟，望北新關進發。斯時，金菊開殘，玉梅盛放。秋光易老，寒氣侵人。天爵謂天來曰：「他日過關，不宜假扮會試，恐至反生破綻。不若改名換姓，認作商人便了。」天來曰：「足下見識高明，一切事宜，惟命是聽。」

越數日，舟次關日。天爵將香椽根明輕重，納過稅銀回莊，意欲解纜。猛聽得岸上查丁高叫：「生果客船休去！」正慌忙間，回顧後邊舵開已被岸上鐵鉤搭緊，幾人撲入艙來，所有行李、衣箱，一一開鎖查驗。被他查出一個箱子，內裝一釧記念，更盤出吏部李大人及給事科陳式之書。眾查丁叱曰：「爾等既係商人，何以有此珠寶，且與吏部大人交結？莫不是內有機謀？」言罷，竟將天爵三人帶到關前審訊。

是時，關宜姓沈、名昭，福建省人。沈公詰曰：「此書何由而得？」天來稟曰：「陳大人與蔡德先原屬內外兄弟。蘇沛之與李大人係師弟交情。小的義關親卷，不過代他投遞，並無來帶書中。」沈公曰：「爾等本屬民家，何故有許多內用珠寶？」天爵稟曰：「小的所用無幾，代人攜帶居多。韶贛兩關蒙經相驗，懇太爺明察。」天爵心懷理直，自然氣壯不驚。沈公見有此兩書，其珠室必大人所用。然後乃准釋放。三人回舟，再將行李安頓停當，掛帆而去。其後過壩渡河，稍得安然無事。

舟行一月，始到神州。（京城古徐神州）但見官民載道，利名滿途。四海之夫，英雄寄跡；九州之士，才智爭先。（數語為尺，京城景地）天爵謂天來曰：「吾當與梁兄同到嶺南會館，何如？」天來曰：「本該從命，但今正在機密，與公同居，恐惹外人耳目，作事多有未便。」天爵乃先往陝西巷中路，代他尋個殷實寓所，投在悅來客店，為天來安放畢，然後將自己行李、貨物搬至會館。不時到悅來行與他細談所有利害事宜，提撕檢點一番。

是時，京城有割辮之災。一日天來寡坐行中，忽覺頭上所鬢之髮，被妖剪去大半，心中駭異，神色癡呆。天爵訪求良方，與他療治。其方云：

珠砂 雄黃 金銀花
青柯 麻末 獨蒜子
口 口 口（上竹下疳）

將此三字同藥煎洗，洗時默念咒語三遍。

咒曰：

割辮割和尚，災害自己當。疾速還家去，獨自守橋樑。

天來洗咒畢，其髮如故，眾皆驚喜。遠近聞者，照此方無不應效。由是，此妖遂息。

一日天來問於店主曰：「此去給事科衙，遠近若何？」店主曰：「此衙庶民罕到。倘有妄投，於我不便。」天來曰：「我與彼原有故交，殊非冒認，求為帶路前往。」店主乃引天來至給事衙前。天來送些門包與把門，曰：「敢煩老哥傳遞，說有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庶民梁天來投到。」把門領過，翻自轉入，良久寂然。店主曰：「我且回行，官人在此少待。」言畢而去。

少頃，一人自內而出。天來拱手請問。其人叱曰：「爾是哪裡到來，好不懂事！立在此處何干？」天來意欲說個端詳，其人轉身遠去矣。又良久，見有數人從外而來，將到衙前。天來低聲請他代為傳遞，幾人皆不應答。正煩悶間，忽見把門出來。天來以為傳入，欠躬而向，那把門叱曰：「如有所言，自然吾對爾說。」天來更取出小包予之，曰：「再煩老哥，說有蔡德先書帶來。」那把門入內又稟。陳式聞稟，傳他而人。天來自辰至未，等候半日，然後始得進身。一見陳式，跪相姓名，呈上德先之書。陳式收拆覽畢，謂天來曰：「我之妻舅德先既與汝三世相交，汝今有此大冤，到來御告，可一一訴來。」天來盡將曩日之稟，貴興之訴，大小官員之批，開堂審判之語，和盤托出，遞與陳式。陳式才看，天來之淚隨流。陳式覽畢，歎曰：「如此莫大之案，曾經孔尚書審實歸監而肇慶府猶可以重新反變。此吾之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也。」遂詢其帶來禮儀多寡。天來實對八千。陳式聽得，形神失色。忽聞腦後一人叫曰：「梁大兄到來何如，吾當與他相見。」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